



皇霸文紀卷第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

男士都

按閱

秦

穆公

嬴姓名任好其先周封伯翳之後非子于秦至襄公始為諸侯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筮伐晉辭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獲晉君其卦遇蠱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秦穆公鼎銘

二百三字○博古圖○鼎按穆公子康公康公子共公則此銘為共

也公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克夾釁先王曰左方穆成公

亦 歷望一 皇考幽大叔繼 命成允 祖考政

于邢邦弘 大 賜朕般右作命臣工哀哉用

天降亦喪于上或亦惟器屋隳方率南 節東 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迺六呂以八呂曰冕

成共侯 方 眉壽子右呂 客欲匡每克我 爵

武公迺 我率公朱軒百黎所馳百徒 作王 朕

月 是揚六呂以八呂 侯 勿勿 壽率雩

以 至于蹇京我 定 方以 成

史用作之寶

其萬萬子子孫孫

寶用

是鼎得於華陰乃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

皇祖穆公者攷秦世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

今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

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

常發之詩曰有娥方將又曰元王元撥相士烈烈而

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娥以及高

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

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雖之詩曰既右烈考亦有

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也此鼎文世次亦有

秦昭和鐘銘

歐陽脩集古錄云按史記本紀自

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大夫襄公

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

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

百三十九字夕闕半下闕一
字考古圖作秦銘黜鐘銘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
豢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號事蠻夏曰余雖小
子穆師秉明德叡勇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
萬民呼風夕起萬生是賴咸畜百辟胤士楚楚文
武鎮靜不庭顛疑作燮西夏燮白邦于秦執事作昭和鐘乃
名曰彗邦其音銑銑離離孔皇以昭恪孝享以受純
魯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弦有慶敷有四方永
寶宜

同前 廣川書跋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
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號事絲夏曰余雖
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綏和萬民號風夕刺刺起起萬生是救咸畜百辟胤
士趨趨文武鎮靜不廷優彼變百邦于秦執事匪咏
鍾故曰替邦其音糇糇離離孔煌以昭零孝享以受
毛魯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慶匍百四方

永寶用宜事或釋作使說文曰趨田易居也羽元反

子躄彼音避變古文變从言籀文夔从羊羊音餗若
濕秦文作變从羊甌古文筮習柯顛反板柯也古文
與格同煌文作其音光離銑離孔零說文音落謂零
落也楚詞曰冰凍于零澤音鶴鐸顏之推以零音賜

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魯古文作旅
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為撫

孝公名梁獻公之子徙居咸陽立二十四年

下國中令孝公既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

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衛鞅聞是令西入秦說孝公用變法修刑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

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

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

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

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惠文王名駟孝公之子立十三年始稱王

詛楚文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王厚之順伯云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

馳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最後得亞馳文於洛其

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史

記世家年表秦自穆公十八世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懷王十

一年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後五年秦使

張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使絕齊倍約不與懷王復發兵攻文曰速取我邊城新郢及鄢

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
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
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
王之十六年也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
聲近遂以熊相為威王熊商然終威王之世
秦楚未嘗加兵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
八世遂以為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之文自不應數
楚之世况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
武王至昭王時楚已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
或謂姓書以熊相為羊姓如熊相謀熊相所
熊相宜僚皆羊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
其姓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魏年表作
魏傳寫之誤也○按集古以此文非懷王魏
則頃襄王橫疑相傳寫為橫也魏亦近相當
為懷王如
順信所論

又秦嗣王啟用吉玉宜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
不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咎我先君豨

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磐盍絆以啟啟軫以
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不顯大神巫咸
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返淫失甚亂寔麥競從
變輸盟刺內之剗虢虐不辜刑戮孕啟幽刺親賊拘
圍其叔父寘者寘室櫛棺之外中之剗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伍
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
稷伐威我百牧求蔑灑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
之卹呂圭王羲牲速取悟邊城新郢及鄔長敎悟不
設曰可今有恚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

師以偏徂邊競將欲復其脫迹惟是秦邦之崩眾敵
賦鞬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自救毆亦應尊皇天
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声秣楚師日復
略我邊城散數楚王熊相之佞盟犯詛箸者石章呂
盟大神之威神王厚之音釋通作者又秦之又作有
字通作瑄讀作者是繆作定戮即作仰康作庸失作
佚甚作耽從作縱競作境輸作渝者作諸鞬作鞬古
字者設即敢實即宜呂即以底即底豨即穆磐查即
若壹葉即葉道即道麥即後蔬即暴敬即婦賊即戚
割即則列即烈佻即倍牧即姓灑即法悟即我一作
吾款即親意即億脫即凶作貹非禱即贏毆即也尊
即受声即克秣即制箸即著○忠一作愍即一作柳
鞬一作鞬○久湫本告于不顯大神亞馳今有久湫亞馳並
作也亞馳本告于不顯大神亞馳今有久湫亞馳並
作今又物久湫亞馳並作劑導為反爾雅云翦齊也

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
那湫久音故亞馳音即呼沱呼沱河在靈丘

今文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
不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疹以
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不顯大神巫咸
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競縱
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
圍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

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郢及郝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偏我邊境將欲復其脫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鞫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久湫本大神巫咸皆作大沉久湫久讀作故忠作愍

昭襄王

名則一名稷武王子

遺楚懷王書

懷王名熊槐威王子

初懷王使太子橫質于秦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而亡歸秦復伐楚昭王遺懷王書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閉武關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史記

遺楚頃襄王書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秦乃遺楚王書楚患之復與秦平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日之命願王之飭士

卒得一樂戰史記○王云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

頃襄得謂之子乎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勝趙惠文王弟為趙相魏齊魏諸公子為魏相

魏齊相魏時以須賈言范雎使齊受牛酒持魏國陰事告齊使舍人答擊雎雎佯死因王

稽入秦昭王以為相封應侯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為雎報讎乃詳為好書

遺平原君平原君入齊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使人歸取魏齊頭且復遺趙王書齊復走

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初難見之齊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

出平原君歸趙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

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遺趙孝成王書孝成名丹惠文王子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

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

關並史記

華山博刻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勒之曰○文心雕龍秦

昭刻博於華山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生不宜稱謚此應後刻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楚子母呂不韋姬有身而內于楚嗣秦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始皇帝

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莊襄王子楚初為質於趙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因西游秦求為安國君適嗣取邯鄲姬與居有身因獻子楚而生子政及子楚歸秦即位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年薨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與私通又進大陰人嫪毐幸太后事洩夷嫪毐三族而遷太后免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恐其為害乃賜之書不韋恐誅飲酖而死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

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史記

與燕太子丹誓書

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云云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

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

足燕丹子○一云殿門肉烏生肉足○按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人生害足

井上株木跳度潰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欲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事與語稍不同按史記刺客傳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論衡載感虛篇風俗通載在正失並辨以為非然亦並不言為書

止諫令

說苑云秦王太后不謹幸郎嫪毐秦王取毒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遷太后咸陽宮下令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最後齊人茅焦諫秦王乃迎太后於雍立焦為傅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

下丞相御史議帝號令

史記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
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
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
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
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
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
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
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
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
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
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
議帝號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奏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
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
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
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
天子自稱曰朕

秦王報制曰

可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除謚法稱始皇帝制

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鄒嶧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誦秦德。○三句為韻。此下七銘。並李斯篆書。○章藻金石文注云。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勃海。以東登之。罌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罌三十二年之罌。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

皇霸文紀卷第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秦

公孫鞅

本衛庶孽公子。事魏相公叔痤。痤死。迺西入秦。相孝公封于商。號為商君。

遺魏公子印書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印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遺印書。印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印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史記

張儀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學術以衡道為秦相又相楚魏卒于魏漢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

篇十

告楚相檄史記儀初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相右壁其執儀掠管數百不服

相右壁其執儀掠管數百不服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

且盜而城

李冰

誓江神碑水經注云江水東別為沱又歷都安縣有桃關李冰秦昭王時為蜀守作

大堰于此堰於江作崩崩有左右口謂之崩崩益州記水作三石入於白沙郵郵在堰官

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是以蜀人旱藉為溉雨不過流俗謂都安之堰亦曰崩堰又謂金堤

為碑言治水水法也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

湔崩堰官碑

深淘渾淺包隄渾古灘字隄即堰也○楊用脩金石

而神至今不敢違教民而民至今不能違其文又簡古真異人哉○風俗通云冰開成都縣兩江化為蒼

牛與江神鬪江神遂死

蘇代

為齊獻穰侯魏冉書冉其先楚人芊姓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相秦

趙與秦伐齊齊襄王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為質趙惠文王乃案兵告於秦

曰齊以陽武賜蔽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請益甲四萬伐

齊代爲齊獻書穰侯於是穰侯不行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秦昭王三十二年穰侯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兵以伐齊懼使代陰遺穰侯書穰侯引兵而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
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
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
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
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
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
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
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
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
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
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范雎

字叔魏人從須賈使齊請以持魏國陰
事告齊魏相咎擊雎佯死逃入秦爲相

獻秦昭王書

雎因王稽入秦更名張祿稽言之秦王秦王
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潛
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因三晉狀天下辯士無
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

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睢乃上書昭王大說謝王稽使以傳軍召睢因得進說王親韓魏以威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因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而不聞有王以恐動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收穰侯之印使歸陶拜睢爲相封應侯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畱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久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文紀
卷之十二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
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戰國策○
闔一作關

同前

史記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
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
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
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
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
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
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
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
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
人之歿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
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
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

質

概一作概

韓非

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使秦秦王悅之爲斯所譖下吏自殺

上秦王書

秦伐韓非使秦說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李斯以爲不然請往詔韓王未見上韓王書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蒞薦秦特出
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
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
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
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
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
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
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彊敵有蓄積城池以守固
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
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
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
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
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
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者

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

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韓非子○趙少宰用

賢云非直指貴臣之失計宜乎斯之自為淫說而不能免也范睢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

李斯楚上蔡人初為呂不韋舍人因得以說秦王仕至廷尉以罪族

上秦王論韓非書

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

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疆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疆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不足下一
有爲字

上韓王書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

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常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臣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

報決並韓非子

上秦王諫逐客書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遂并天下○新序云斯在逐中道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
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史記

秦始皇帝蠲除詩書百家書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

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哉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制曰可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

率羣下以造謫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其
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
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本紀○李斯傳
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
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辯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開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
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不禁則
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
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

為師○
史記

上治驪山陵書

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為陵下
錙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斯

上書
帝報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
不入燒之不難扣之空空如下天狀

始皇報丞相李斯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匆行三百丈乃止

蔡質漢儀
○周秦故

事謁者閣上
得驪山本

上二世行督責書

二世時法令日深賦歛愈重
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亂起山

東西略地時斯子由為三川守弗能禁使者
覆案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
求容以書對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
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

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
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
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
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殉天下
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
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
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

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錢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澗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所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

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上二世言趙高書

二世用趙高計以天子當深拱禁中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故令于二世方燕樂至宮門奏事以激怒二世因言斯權重于主長男由爲三川守與盜通斯聞之時二世在甘泉斯不得見上書言高之短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

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

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

無所識知不君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蜀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

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

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

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獄中上二世書斯既為趙高所陷二世屬高案

斯自誣服斯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

之寤而赦之遂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

曰囚安得上書其

斯五刑論夷二族

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

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

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

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

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

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

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王綰

諸立諸子奏

丞相綰等言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海內皆為郡

縣置諸侯不便從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廷尉李斯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

始皇報

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徐市

上求僊書

二十六年齊人徐市等上書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費

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陳餘

大梁人從趙王武臣為大將軍後立為代王為張耳韓信斬泚水上

遺章邯書

楚已破秦軍章邯為秦將距項羽羽軍漳南邯軍棘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是時餘為趙將軍鉅鹿之北亦遺邯書邯狐疑與羽約降羽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欣為上將將秦軍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史記

同前班固漢書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同前 荀悅漢紀

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辯士隱姓名遺邯書

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華廩善文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初陳涉為王攻秦使陳人武臣略趙地自立為趙王因使李良略常山既定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良書不封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道逢趙王姊伏謁不下車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慙怒遣人追殺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史記

皇霸文紀卷第十二

皇霸文紀卷第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左國國策

春秋辭命為重謀野集長典嚴博奧至於戰國策十游說從橫短長捍闔各極文章之用然多口舌寄文不必毫翰被跡其間顯名書訊前已具登它若體裁近似斐豐致詳者摘附此未亦識疑而過存也

左國

周

襄王辭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
隧焉王弗許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
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
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
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
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
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
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
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
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
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國語

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王有姻喪晉使
如周弔致閻田與綈反賴俘
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
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
檁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
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
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
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
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左傳

王子朝告諸侯

景王子

初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
猛爲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匈
是爲敬王召伯盈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
于成周晉帥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備子朝也
子朝使告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
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爲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
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
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民弗忍居王于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効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搆
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
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
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
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
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
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
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
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
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
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
之

左傳

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王徙居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魏獻子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晉

厲公使呂相絕秦

名壽曼景公子相魏宣子呂錡之子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杜注云蓋口宣已命是本非書也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

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

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
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
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歿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殺地斲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皐於穆公
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
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忠稱盟利吾有
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
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

趙鞅誓師

鞅納衛太子蒯瞶遇鄭人爲齊人輸范氏粟者戰于戚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文紀
左傳○志父
簡子更名

鄭

公孫僑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止之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吳

吳王夫差告勞于周

吳既為黃池之會使大夫王孫苟告勞于周周敬王荅之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惟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哉

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吾先君闔閭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

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

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

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

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菴

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

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

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告於下執事

齊侯任簡公

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
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皐於天王天王親趨玉
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歿
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皐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
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
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
咳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
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
曰狐狸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
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王秉利度義焉

秦

繞朝贈晉士會策

晉襄公之卒也秦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云云旣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

其幣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左傳○楊用脩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

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若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赴韻之誤耳○鼎案杜注策馬槲臨別授之馬槲並示已所策以諭情也即二語亦不類書體書記洞詮亦正載今但附此以待博識

國策

秦

或謂秦武王策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

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

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

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

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

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

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

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

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

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
取棘黃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
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
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
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
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
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
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
者必爲天下笑矣

或說秦昭王策

鮑彪注云此上元有張儀
字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
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
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
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

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裊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今帥天下西
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
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
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
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
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
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
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
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
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
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
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
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
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
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
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
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
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
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
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
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
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

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齊

蘇秦說齊閔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

何者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

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靈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

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不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鏜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

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碁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

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憂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歿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

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
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
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收秦南
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
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
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
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
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
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
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
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
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彪謂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子伯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趙

或謂趙武靈王策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

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

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
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
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
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
卽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
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
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
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
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
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
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
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
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
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
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
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于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

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

魏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王策

秦召魏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代爲說秦

王○注信安史不書秦王武或昭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

氣下有堅守之心臣固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須賈爲魏謂穰侯策

魏安釐時秦敗魏於華走芒卯圍大梁須賈爲魏謂

穰侯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羣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

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宰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

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

朱已說魏安釐王親秦策

齊楚相約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魏人唐

雖往說秦昭王發兵救魏魏王以秦救之故

史記作信陵君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

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自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

亡猶弗聽投贄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
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
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
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
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
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
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
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史記俗作族同
作非有所施伐韓作共伐韓近秦作近秦患不破作
不亡之禍也作之親必且作必將便事並作更事三
十作三千危隘作冥阨右上蔡召陵作右蔡左召陵
韓亡作夫韓亡懷地作懷茅而水作水灌許之作誅
之不受作不愛而間作以間從橫軍作林鄉軍十攻
作七攻國中作圍中乎闕作平監山北作山南山北
數百作數十數十作數百百此作由此欲之作之欲
之兵作之國因求作而求共莫作共甯已通作安成
共有作今有韓是魏之縣也作是韓則魏之縣
也入朝為臣之日不久作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或謂安釐王策

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

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蓄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燕

蘇代約燕昭王策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代約燕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反約

諸侯從親如蘇秦時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
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戟在後決
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主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
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
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至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
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
 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
 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
 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
 曰以塞鄙阬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
 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
 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
 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
 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彪謂秦

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史記蘇代傳在
 燕破齊閔王之後輕舟史作乘船待天下作欲待天
 下下軹道作我下軹道鉅戟作鏃戈無濟陽作無外
 黃濟陽魏以為作魏氏以為齊據作齊救無齊有秦
 作有秦無齊也臨作鄙阬已得講至馬陵作趙得講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
 敗於陽馬太后穰侯作太后弟穰侯宋
 必令作宋此必令知作制末句有也字

皇朝文紀卷第十三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